



金龍寶典

台灣·慕容美著

(中冊)

44.56
MRM
12

台湾·慕容美著 中册

金龍寶典

中國文聯出版社

第十四章 舍鱼之道

但是九大门派中人，此时也不好过，以寡敌众，拚斗半天并没有喘息片刻，已陷入久战力疲状态！

双凤门受伤的三婢虽能救出礼棚，却不能逃命谷外，在这场恶斗里，先后死于金龙武师乱刀之下，变成一滩血肉，惨绝人寰！

黑、白双凤艾家姊妹，目睹心爱侍婢惨遭荼毒，此时已变成二头疯虎，剑光起处，定必血花溅起。

蓝衣侠冯必武在混乱之间，一眼瞥见狼虎总管赶来动手，“八宫移形身法”在群殴人丛中窜出，沉喝一声：“试试冯某的古刀！”

声落刀发，反而刀先声后，寒光一闪，横扫过去。势沉力猛，又是黄山派秘传刀法，一招三式，虎虎嘶风，确是先声夺人、闻风丧胆的绝艺！

狼虎总管邬其安逼得疾退逾丈，才能逃出刀下，已捏了一把冷汗。

但他的武功修为已到火候，疾退疾进，避招还击，确有一套看家本领，一跃丈外之后，信手抽出腰间“鬼头大刀”垫步一跃，凌空纵起，向着蓝衣侠迎头砍去，也学样大喝：“试试邬某的鬼头大刀！”

这一刀虽是迎头砍落，又快又劲，但黄山派高手，岂是

浪得虚名，古刀一式“旋风卷雪”硬把鬼头大刀圈住，砍不下去！

因为蓝衣侠这柄蛟鞘古刀，锋利得吹毛立断，削铁如泥，如果鬼头大刀一经硬碰自然是应声折断。

狼虎总管是个老江湖，对手武功兵刃上都是知己知彼，岂有硬接古刀致吃兵刃断截之亏！

为了一招避实，而且全身凌空扑下，狼虎总管只有尽提“丹田”一口真气提起下跌的身形，顺势扭腰打挺翻落地上。高手过招，是险中求胜，狼虎总管满心以为有隙可乘，在一招之下伤亡劲敌！

陡然，惨叫一声，响自狼虎总管落脚身后，急转身形，扬臂抄去，看清惨叫之人，原来是金龙武师刀疤小余。此时，刀疤小余全面开花，模糊血肉，重伤垂危！

在这刹那间，拳风又至，啸风直击面门。逼得狼虎总管挥刀横劈，急击来拳。

太极门方守信喝道：“拿命来！”一声喝骂之间，连环击出七拳，快如电闪，密如雨打，最后一拳擦过了狼虎总管持刀手肘，热辣辣的痛澈心脾，几乎把握不牢，鬼头大刀脱手！

原来，“无影拳”方守义在伤肩之后，仍能力战，金龙武师先后伤亡拳下者几名，勇不可当。

在酣战中，那性子阴损的刀疤小余，觑准同伴围攻方守义之际，一扬手，打出三口飞刀！

方守义猝不及防，转身退避稍迟半步，左肩挨上一刀，血溅衣襟，他的左肩变成伤上加伤！

咬牙忍痛，拔出飞刀之际，姓白和姓戚二名金龙武师一月一锤乘危击去，打算拿去方守义的生命。

刀锤虽快，岂料横里飘来一缕寒虹更快，“卡喇”之声响起，长剑已把刀锤挡出，解救了方守义之危！

百姓武师手上的紫金锤给长剑一挡，几乎反击自己，破口骂道：“臭婆娘！”

这一骂，声犹未了，便丧命在黑凤艾素珍剑下。

而方守义飞刀伤肩之际，已为方守信一眼瞥见，见是刀疤小余暗器出手，不禁怒火直冒，要替兄弟报却伤肩之仇，疾步扑前，“无相拳”带怒出手，三拳宛若一拳，而且内劲满贯拳上，刀疤小余没法躲过，面门被击成粉碎，五官尽失，只余一潭血肉。

狼虎总管瞧见刀疤小余一息奄奄，迟早也得丢命，没可救治了，信手把他放在地上。

就在此时，眼看黑凤剑伤姓白武师，背部露出空门，便疾步趋前，挥刀砍去。

恰巧，黑凤在姓白武师胸膛抽出剑锋的刹那，陡觉背心刀飞袭到，连忙俯身冲前一步，避过刀势，然而，刀尖还是划破衣服，伤了寸多皮肉，冒出鲜血。

险里避刀，危中逃出性命，黑凤艾素珍不怯反怒，反手一剑扫出，刚巧挡住狼虎总管第二刀劈来。

此时，刀剑交击，玳琅声响，兵刃上直冒火花。

一招接实，彼此刀剑都是连环招式，陡然冒起濛濛光幕，缕缕寒虹，滚滚翻翻，缠斗凌厉！

天色已过午，八大门派高手，仍是未能冲到逍遥谷口。由于礼棚至谷口这一段路程少说也有半里，而且，拦阻去路的人手众多，要冲出刀山剑林，也是煞费手脚，八人之中，只有轻伤，没有死亡，已是难能可贵，也可说明了八人的武

功确是一流高手！

时间越久，拚斗也更激烈，那时每位高手都要招呼四名金龙武师围攻，甚至六七名围攻的。

这种打法，无异是车轮战。

辛大娘指挥采取车轮战，是最恶毒的手法，只要堵截八大门派诸人出谷，便稳操胜券。

那时，青城派百灵子、百通子师兄弟二人，已被辛大娘派人禁制，不许稍越雷池半步，宛若待决之囚。

五手怪医向然之，发下重誓，换来脱身苦海的机会，心情还是一喜一惧！

因为，此身仍在逍遥谷，辛大娘的承诺，可能是随时变卦的，而且又怕麻金莲得知消息后，弄出什么鬼蜮伎俩，留难自己！

倘或那臭女人握着把柄，要求最后一夕欢娱，那么这是要把这条老命，投入虎口了！

心头压石，沉重到极点，绕室徬徨，四踱方步，犹是没法排遣，终于踱到姬思复这栋茅舍里来！

姬思复无聊独坐，曲肘按在桌上，闭目养神，实则并非养神，他的神智已飞到逍遥谷路上拚斗场里去了。

自从晓得辛大娘采用车轮战后，已担忧八大门派诸人的安危，厮斗越久，则危险更重，意料诸人的结果，不是被杀便是被擒！

为了复仇大事，已当上金龙总宫文案，在职守来说，应该站在辛大娘这边。在身份来说，一名弱质书生，更应表现害怕打架。

现在紧要关头，有了混进金龙总宫机会，更应诈呆装

蒜，对谷中一切事情，最好是不闻不问，以免稍一露出破绽，计划便全盘落空！

明知五手怪医走了进来，姬思复仍是闭目养神，不睬不理！

五手怪医干咳一声，道：“眼睡心不睡确是消遣无聊的办法！”

姬思复扬目瞪他一眼，低声道：“口没遮拦，少说一句好不好？”

五手怪医徐徐坐落桌子另一边的椅子，轻叹一声：

“怎么，向老还不愿意回去聚宝峰么？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姬思复缓缓站起身来，伸了一个懒腰，道：“然则，你老为什么叹气？”

五手怪医道：“老夫正担忧这——臭女人从中作梗，弄出新花样怎么办？”

姬思复哈哈笑道：“向老犹是余情未了么？”

稍顿，又道：“不要疑心生暗鬼，她不会再缠你向老的了。”

五手怪医一怔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姬思复背负双手，缓缓踱步，口中念起书来：“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兼得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”

念完便道：“向老近来的精力，自问胜过狼虎总管么？”

五手怪医长长吁了一声，道：“垂暮之年，谈这作甚？”

“这就是了，吃着熊掌的人，还希罕吃鱼么？她有了大总管还缠你老作甚？”

五手怪医点头道：“这说话似有道理。”

“不是似有道理，而是理所当然。”

五手怪医用指轻敲木桌，缓缓的一下一下，闭目沉思，喃喃自语，道：“有理，确是有理，老夫为什么连这显浅道理，总是想不起来呢！”

半晌，好半晌！

五手怪医陡然睁大眼睛，像想起什么，忙道：“老夫也该谢过……”

姬思复一手掩住他的嘴巴，还指着他的鼻尖，禁止他再说下去。

五手怪医这才醒悟，说溜了嘴，忙改口说道：“老夫该谢过辛大娘，才回聚宝峰去呢！”

忽然，听到外边一阵疾步奔行之声，在茅舍旁边走过，直往谷口方向奔去。

五手怪医问道：“外边的打架还没停止么？打了大半天，还不停手？唉！”

姬思复不答，犹是负手踱步，打圈。

五手怪医又道：“要是经过这里的人，多半是丐帮弟子，唉！他们也插手打架么？”

姬思复仍是不答话，踱步如故。

这揣测，五手怪医给猜中了！

不错，刚才经过茅舍的人，正是丐帮弟子。

自从礼棚筵席上发生打斗，消息传入丐帮之后，“金杖四老”便往见帮主万人豪，商议应付之策！

鹤衣罗汉万人豪仍是主张对谷中战事，不管不理，并且传下手谕，告诫帮中弟子，不准插手。

棋叟龙归海道：“老丐有一句不中听之言，帮主可想听

听？”

鹑衣罗汉道：“师叔有话请说！”

那时，酒叟公羊信、独臂叟金标，眼睛都注视着龙归海面上。

只有白眉叟徐去武仍是装出优闲的模样。

棋叟一清喉咙，道：“我们丐帮今后的日子，是不是脱离武林同道，自顾自的生存下去呢？”

万人豪帮主瞧他一眼，并不答言。

根本亦没话好说！

沉寂了一刻。

棋叟又道：“唇亡齿寒，道消魔长，我丐帮如果不能退出江湖，怎能对今日之事袖手不管？”

鹑衣罗汉叹息一声，答道：“我们丐帮的力量，是管不了的！师叔。”

酒叟公羊接口道：“管不了也不能不管，看来今日八大门派的处境，就是明天丐帮的处境，我们还想置身事外，岂不梦想么？”

“依二位师叔的主意，应该怎办？”

棋叟爽朗地答道：“首先拨派门下弟子，援救各派武林同道出谷，什么事往后再作计较。”

鹑衣罗汉苦笑道：“师叔有没有想到，我们丐帮一经插手其中，逍遥谷总舵，便会变成血海呢？”

干咳一声，继续说道：“太白山无名堡，可不是一个例子，做成了三百多冤魂，血腥遍地！”

酒叟公羊信反问道：“诚如帮主所说，我们袖手不管，可是，有谁能够保证，逍遥谷总舵，永远平安没事？”

鹑衣罗汉避重就轻地道：“本座相信‘少林’了因大师、‘武当’悟玄道长，二位武林领袖，道行高深，见多识广，总有降魔卫道、解救危机的办法。”

酒叟公羊信哈哈大笑起来，然后道：“如果不是这一僧一道利禄昏心，当年帮主师兄‘神州奇叟’已把‘玉屏女魔’杀掉，还会留下今日祸根么？”

棋叟龙归海接口道：“我帮逍遥谷总舵，如果不是一僧一道，怎会弄至给别人用作礼堂宴客？”

鹑衣罗汉却接道：“只可惜那二大派掌门，不知为了何事，失约未来，否则，不致弄成今天恶斗之局。”

棋叟睁大眼睛，怒声说道：“他们躲着享福去了，还会跑到逍遥谷来受罪么？”

白眉叟徐去武那时开口了，道：“二位师弟别再噜苏了，论武林道义上，我丐帮应该出手救援。论形势实力上，倒不如袖手旁观，置身是非之外，方为上策。”

酒叟公羊信抗声道：“师兄说的不错，我公羊信宁愿豁出性命，要存点武林义气。”

白眉叟道：“师弟慷慨赴难，维护武林正义，也是无可厚非，但不要连累大局。”

酒叟站起身来，向帮主鹑衣罗汉抱拳一礼，沉声说道：“请帮主总座执行帮规，把俺公羊信治以违抗令谕之罪，克日撵出丐帮。”

言毕，大踏步走出总舵门外。

一抬手，四名三结弟子走到面前候命。

酒叟公羊信道：“徒儿，谁怕死的谁便留下。”

四名三结弟子齐轰声应道：“我们跟随师傅，万死不辞。”

酒叟喝道：“跑！”

这就是刚才五手怪医所听到的奔行步声，酒叟师徒五人赶往逍遥谷战场去了！

那时，逍遥谷路上，双方高手，一冲一拦，成了寸土必争之局，拚命搏斗之下，路上尸骸枕藉，伤者躺地不起，惨呼呻吟！

八大门派高手，渐渐冲到谷口，相差一箭之地。

唯是，已伤了几人！

碧山派移山客蔡威伤肩。

太极门无影拳方守义左肩二道血槽。

双凤门黑凤艾素珍伤背。

华山派无情剑庄容面上划上一道刀痕血槽。

蓝衣侠这口古刀，白云风这柄长剑，招式都缓慢许多了，满脸冒汗，浮现着筋疲力尽的状态。

无相拳方守信虽没受伤，但前后衣襟已被刀剑划破，左幅右片，零星落素。

狼虎总管正缠着蓝衣侠苦斗，听到脚步声响，瞥见丐帮中人赶来，忙的一刀封门，跳出战圈。

迎着问道：“兄台赶来骸什么？”

酒叟脚步稍停，答道：“请大总管让路出谷。”

“晚些出谷，行不行？”

“晚到何时？”

“拿下这几名男女之后。”

“打架打了半天，还没有拿下一人，俺酒叟不耐烦等待。”

“阁下不耐烦也得耐烦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这是敝上‘金龙大侠’的令谕，违者立死。”

“待俺酒叟试试，死的是谁?”

打狗棒一挥，拦腰扫去。

刀光急闪，拨棒出门，喝道：“你们丐帮想造反么？敢淌混水！”

“俺酒叟公羊信，违犯帮规，已被帮主解除丐帮长老职责，撵出丐帮之外了。”

狼虎总管冷笑着说道：“这套‘瞒天过海’的手法，在鄢某人面前，也用得着么？小孩子也骗不倒呀！”

酒叟公羊信怒道：“谁要骗你，滚开。”

打狗棒密如雨点横挥直扫。

那四名三结弟子，瞧见师父已经动手，一声吆喝，冲入战圈，四根打狗棒乱花狂絮般疾扫。

久斗力疲的金龙武师，刹那间碰上生力军丐帮弟子，接招之下，大大吃亏，逼得分散开来，采取游斗。

蓝衣侠冯必武自从狼虎总管跳出战圈之后，那口古刀也不闲着，招呼四名金龙武师的围攻！其中二名正是艾不活兄弟，他们兄弟也曾在礼棚帐房接待蓝衣侠，也挨过两记耳刮子晓得黄山“九宫移形”身法厉害，接上手后，便时刻小心防备！

不想，联手合攻的二名同伴，都是不济脓包，不上十招，便倒躺地上，动也不动！

艾不活心里暗斗，一招失手，又溅血躺上。

蓝衣侠干掉三名对手，豪气陡生，刀法更密。

艾命苦那时，心寒胆落，回身便跑，试问他的双腿，怎

能快得过“九宫移形”的身法。

一声洪喝：“躺下。”

刀落人翻，鲜血溅洒遍地。

艾命苦果然命苦，艾不活哪能复活呢！

狼虎总管接住公羊信的打狗棒，走过五十多招，论武功修为，彼此伯仲，但吃亏在久战力乏，当不了公羊信的凌厉攻势，逼得处于下风。

老江湖不吃眼前亏，一刀挡出，乘机溜去另一角落，挥刀直劈无相拳徐敖。

鬼头大刀招呼血肉双拳，心里暗打算，必然占尽上风！

怎料，闯出“追风客”名头的徐敖，身形之快，出乎意外，鬼头大刀未到，已失了影子。

无相拳飘忽轻灵，疾若流星，势雄劲猛，反使鬼头大刀被逼回招式救式！处于被动！

狼虎总管跑到哪里动手，趋炎附势，奉承上级的金龙武师，便争先恐后的跑来助拳，如蚁附毡！

方守信接上鬼头大刀，不下十招，身前身后已受到无数兵刃碰到，六七名金龙武师赶来围攻！

黑白双凤艾家姊妹逼得撇开对手，纵去救援。

就在混战最激烈之际，方守义肩部伤口迸裂，血如泉涌，疼痛得陷入半晕状态，蹬蹬脚步轻浮，渐渐拿桩不稳！

丐帮一名三结弟子趋前，把他扶住。

金龙武师“七煞神”觑个空档，悄悄扑来二人背后，双斧齐出，把二人劈翻倒地！

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刹那间，七煞神却给那根打狗

棒，由背穿胸，一身肌肉抽搐颤动，然后被挑丈外，仆死地上。

无影拳方守义的丢命消息，迅快的传遍战场，金龙武师无不高声大叫，以示胜利！

但消息传入了方守信的耳里，兄弟情深，便痛激肺腑！

满胸悲忿，化为报仇力量，无相拳即时出手，疾如旋风闪电，逢人便打。

刹那间，二三流的金龙武师，丢命拳下的又多了四五个！

酒叟公羊信一根打狗棒，在群殴人丛中，有若生龙活虎，那三名丐帮三结弟子更配合着向前冲杀。

拦截在谷口的金龙武师，不下二三十名，却被那四根打狗棒，冲杀得站不住脚，伤亡相继！

第十五章 齐亡箭弩

好不容易冲开谷口一线之路，酒叟回头瞧去，却不见八大门派有人跟来出谷，不禁长吁一声，反身回棒，又杀入谷里！

反冲一箭之路，正好碰上“追风客”徐敖，搀扶着受伤兄弟蔡威，苦斗冲前，待要出谷！

酒叟大声叫道：“徐兄快来，老丐已打通前路！”

徐敖应了一声，挟起蔡威，飞步冲去！

谷口拐弯只余数十步之遥，横里飞来一柄“甩手锤”，摔落蔡威背肩之上，闷哼一声，口喷鲜血，立刻晕死过去！

在这生死一发的刹那，徐敖没法缓下脚步，给蔡威疗治救治，一咬牙，拚命冲出谷去！

相继冲来的，那是艾家双凤，二支长剑一前一后护着方守信奔行，拦截谷口的金龙武师，又如潮涌到，长短兵刃，一齐乱砸！

艾家双凤虽勇，也没法冲前一步，相反的，却陷入重围，左冲右突，困在核心！

苦斗中，陡见人墙波翻浪滚，四根打狗棒虎虎生风，酒叟公羊信师徒及时赶到，挡住不少兵刃！

艾家双凤和无相拳，乘此刹那间机会，冲出遥遥谷外。

那时方守信双拳已经伤肿，肘臂胸背，一片鳞伤。

为了替兄弟报仇，豁出生死，疯虎般双拳并举，追杀劲敌，金龙武师伤亡拳下者不少！

掩护三人出谷这一恶斗，丐帮三结弟子已有二人丢命，酒叟公羊信怒火直冒，吹须瞪眼，回顾那名硕果仅存的门徒，喝道：“随俺来，杀！”

谷内被围苦战的还有无情剑庄容、蓝衣侠冯必武二人！

本来，以二人的武功深厚，冲出重围，比较其他各人容易得多！

由于艺高胆大，存心要杀尽金龙武师，给予玉屏女魔、金龙大侠尚文烈知道，八大门派如今雄风犹在！

因此，蛟鞘古刀和无情剑，并不打算冲杀出谷，只顾在谷内杀人！

六十名金龙武师，那时剩下来不过二十名左右，还有几名是带伤作战！

但是，经过了大半天的拚斗，二三流的武师，早已经伤亡殆尽，能够剩命下来的武师，都是一流货式！

蓝衣侠这口古刀，却给狼虎总管的鬼头大刀缠住！

二人苦斗，已过百招以上。

狼虎总管缠斗蓝衣侠的存心，是为了减少金龙武师的伤亡数字！形势逼人，蛟鞘古刀之下的冤魂太多了！

还有，利用十多名一流武师，轮番拚斗一支无情剑，任是铁铸金刚，也有力尽就擒之时！

这点存心，如意算盘敲得十分响亮！

可是，酒叟公羊信师徒那二根打狗棒，厉害至根，那群一流武师，却要分拨人手堵截招呼！

谷内斗场，此时，变成三拨人手厮杀！

日色西沉，夕阳挂树，归鸟投林啁啾之声，山风吹树之声，刀剑撞击之声和吆喝喊杀之声，闹成一片！

逍遥谷此时的热闹，和昨日熙攘往来的热闹，浮现着不同境界，不同气氛！

众寡悬殊的拚斗，仍在惨烈进行！

狼虎总管一摆鬼头大刀，狞笑着道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姓冯的，且让你停手瞧瞧，八派同道还有几人活着，及时放下兵刃，有你好处。”

蓝衣侠虽在恶斗之中，仍能保持神智不乱，八派同道的伤亡，和先后有谁闯出谷去，心中了了！

当下，哈哈笑道：“死在目前，还想骗诈冯某人么！有种的，拿本领出来！”

狼虎总管暗暗惊奇，这厮武学修为，相当不弱，缠斗时刻，由朝到暮，神智犹是那么清醒，不由冒起又敬佩又害怕的心情！

恐吓煽骗不来，口风改变，采用软游求说！

故意把鬼头大刀归鞘，淡淡说道：“我们缠斗下去，必致弄成两败俱伤，为什么来由呢？”

干咳一声，继续说道：“敝上敦请阁下到金龙总宫去，无非是一番好意，阁下意气用事，致有弄成今日的僵局！咳！咳！如今改变，犹未为晚呢！”

蓝衣侠徐捋一下这部美丽胡，惜已灼毁不少，心情激动，像是失落什么宝贝一般，沉声道：“姓郭的鬼话别再说，此时此地，谁死谁活，就凭功夫好了。”

“嘿！嘿！”狼虎总管狞笑起来，手指谷口：“姓冯的！你且瞧瞧，来者是谁？”